廣諧史 二

漢書門 類
九九四〇 號
八四 函
一九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九四〇 號
一〇 冊
三九 函
一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940
冊數 10 (2)
函號 309 179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元寶傳　鈔　　胡長孺

元寶者白水人也其先有楮先生者居越之會稽抱懷素之體能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下至醫藥卜祝農雜稗官老佛者流莫不曉析該博天下通尊事之不敢名故人無智愚皆稱曰先生先生從山谷來東都蔡侯倫見其質美日夜相與澄治去浮華習以能廉平端方不為邊幅所窘迨今道說先生事蹟輙言蔡侯嘉其善取裁而成就之也後世有慕其業者江之白氏剡之滕氏不墜其緒三吳黟川古田之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族亦翩然有聲要不為甚著寶亦其苗裔也楮氏既
中衰無聞於時遂不知寶去先生為幾代也寶生而
家不振因自薄其祖以淡薄持身不足取資當世遂
絶意詩書故業專治功利之術及魏有天下本姓拓
拔慕華乃易曰元氏寶以貲幸上賜姓元傳諸屬籍
初為莞庫稱職及掌太府多變通才畧軍國頼之未
嘗之絶上南征北伐寶給饋有功每奏宸輙加秩予
朱印墨綬纍纍元之初須有不可言加秩而有寶受
若宜有之國人敬愛寶亦不為泰也嘗謂人曰國家

有臣等何慮事不可為務不可成乎每用呂尚父九
府法咸陽孔僅作白金鹿幣勞擾煩苛顧所就孰與
寶多寶於人無不可上自京師輔郡遐方邊鄙嶺南
海表九夷八蠻之外與穿胸陷頸形語水行之民及
山栖舟居漁樵工賈緇衣黃冠一日不得寶至則趦
趄窘縮故人非寶不親婦人尤甚武士出守郡邑雖
甚驁桀少忤其意怒鬚磔立禍且不測貴者權者莫
能解寶一至不問事理輕重立釋之所重於人大率
若此然性貪甚好與博徒大驛為通交暴豪抄掠齊

民事之是非曲直皆能變亂以從其意當其時中國
一統百夷效順寶方擊轂聯騎徧於天下刑賞定乎
其身榮辱出乎其口雖縱横才辯之士能使之奔走
不暇有桀黠之民多詐稱寶族巧竊刻畫擬寶所謂
然終露其偽爲智者所覺竟以取禍上聞亦不謟寶
惟廉介志士或不喜寶嘗詆叱不與交時有窮困將
與交歡寶念舊慇不肯往彼志士亦自念平生視寶
行汚濁胡然遍之豈德之衰耶遂終身不與見寶之
大父同安孔方得志時勢十倍寶世慕尚之稱其適

神及寶貴顯孔方之名遂泯乃別族於大冶氏亦爲
人所器使嘗傾寶笑曰乃今汝赫赫然一旦見其救
且燼矣榮寵勢利果可倚哉寶愧其言悵然自失寶
之方貴顯用事苟非孔方何以亦其幾焉後不知所
終寶之初生楮氏以蓮蕖筮之遇噬嗑之變其繇曰
匪金匪玉卷之甚微匪翼匪足或馳以飛日中爲市
疑神之爲後悉驗之
史臣曰書契以來善記載者惟楮氏甚有功其克昌
厥後宜哉而寶乃以功利墜其家世孔方又逆知其

不終噫方奚不自知耶今楮氏子孫散在吳越閭尙
治其世業不與寶通寶貪而輕且忘其本乃自作威
福擬於王者殆矣夫介士所不取也若其能有無足
人衣食其所立有絶人者亦不可及

郤索傳　鐵　　　吳觀望

郤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內桼顯庵巘氏世
所居上黨常射井鬼閒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不與
人同後凡謹愨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年公孫捷
孫叔敖稱焉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
縱橫家尤喜武事嘗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耶出沒
江湖兇擁劍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
赴之勢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蘽笱不
修受籠絡頗不能平洎延見樽俎則又披露心腹無

[illegible]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或着病之又好鉗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爲人所遷怒上命召鏈有不淂志於解者倚闌相窺諸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澤中王梁高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以葅醢吾何愧彭越哉索時尚幼不在行淂不死少長嶄然見稜角然胸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夫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語人曰吾家淂姓来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族宗盛雅善申棖

獨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輙敗之化爲水豈是也耶初在田野不願仕力耕穀腹外無他者是時朝廷以名位釣岩穴之士搜訪無遺索恐及愈滑深伏隩道經砂磧留迹隱然類西域人畫革旁行爲書紀狀人曰淂蹤之强羅致焉朝廷議以爲酒泉太守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慮不淂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既而命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即位姑狥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崔蕭以不警漁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是有

與索同年生者好爲堅白異同之辯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月旦在索上呼爲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浸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涸之秋矣並封之得黄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内黄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携持然嘗鞅鞅曰江湖予樂也寧久縻好爵耶即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海濱每謂縱横之事意者復起於斯乎時時礪劍戟上聞而怒曰索吾主其死者是欲奚爲不早圖之必貽田畝憂發兵掩捕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其風味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冑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

國史贊曰縱横之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郭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悲夫

真一先生傳　酒

任士林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秫有國神農時黃帝既制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秫以俘見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崆峒牟氏聞秫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秫得牟氏喜曰此真吾糟糠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必有以是亡國者心踈之然亦不斥絶旨生醴醴生盎盎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酧酢莫

不循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酥滑幸諸侯獨商以
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
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
裔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爲青州從事不屑雅與阮
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爲忘形骸交義熈間先生抱
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
與先生交驩凡欣戚歌哭平險順逆之塗必揖先生
商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元
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来唇焦肺渴心甚苦之會

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爲之傾倒殆盡先
生時桃籍糟中爲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撥
咲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
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罄罍恥
之憂失咲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
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
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
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
先生

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太白若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羲叔和叔以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晋陶淵明最爲浹洽然而酧酢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其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與世之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玉帶生傳 有序

研　　　　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翺翺歿章歸於予研北籀文有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囦囦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

謀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
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囦囦外之渾
兮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既
相適羅國難徵兵嶺海間倉黃相失閩謝翱文山客
也間道攜生徃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翱登
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来兮何極
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焉食生賡載歌曰
魂之化兮噣于火兮魂之泣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
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即月泉精舍共修南史帝紀

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翱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
翱卒葢自韜閟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禎氏為睦李官
謁子陵祠南望月泉間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
訪之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
者寮且為歌之曰有客有客来文山凋如玉兮堅匪
頑文山類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銷群奸靜以安兮方
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迨盜起邪
城偕隱海上禎資之修鋏史若干卷晚年禎客俱流
離解散獨生守其玄於七者寮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畧未半而天夭其年文山氏未及匡畧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烈之節表出師檄勍虜錄北征傳之義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爲死友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鋏史豈斯文之託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嘻

璞隱者傳

墨爲海虞繆仲素撰

楊維禎

隱者蒲氏名玄圭璞隱其自號也上世徂徠人戰國有仕齊即墨大夫又爲即墨人其始祖曰煙氏涅者隱徂徠山潟煉形術初煉體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光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潟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非黄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厄祖龍氏玄用皴皺文塞而敝與藤氏同傷就愈璞隱卒逐于洪濛尾後涅相蒼頡氏制字太昊氏畫易造書契頡與涅同功佐文

朙農黃氏陶唐氏姚虞氏夏后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燠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即墨隱泰山秦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禍作殃及大夫亂子在官龏封松滋侯惟用於刑俾議黥劓事時上愚視或曰黔視松滋亦黔耳松滋之後曰喩糜在漢頼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毛頴同升道亦不能行蜀人楊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賦非藉糜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雄始信終以客卿呼之糜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

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洒地能幻成文字晋有九子者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辭曰九子九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螽斯至宋紹興而玄圭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自云與蜀之涪陵蒲序氏同居萬松岡交若膠漆然遂占姓於蒲異日序亡蜀亦亂璞隱東入吳至海虞山遇繆公子稱知已繆築軒居之且以其姓姓軒權貴人諂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僊天厭僊火嬴氏兇又

僂羸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吊藤氏者吊蒲氏乎此予璞隱亦應祖緜晩年得道自訑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太史氏曰上古有墨齒氏涅出爅氏其黒齒支乎中古狨竹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云墨氏其先雖爵顯於秦賤與黔首等孰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係天下取舍不幸棧於黔鈐窮於雕篆黜黜神矣乎始終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斛律珠傳　胡琴

楊維禎

斛律珠不知何許人或曰斛律光後也或曰姓胡氏善吹律時人呼為胡律後訛胡律為斛律以其聲清如貫珠又加珠云其人龍首蛇身短褐侏儒蟠腹而長頸高結喉處稠人中首昂然獨出口吞吐火龍珠其珠性哀緩法古人佩絃義掛一絃緩如故復加一絃急之會稽鐵笛道人嘗得洞庭湖大小鐵龍君既而得珠由海外來泊泰陵介鐵龍君見道人道人見珠形奇怪脫其繡帽換佩絃琱玉簪扣其所有結喉

中滑滑作胡語兼善楚聲聲悲壯宛轉奇絕如笙竽天籟道人時以杖夷猶桵柳其所佩絃與喉中聲相應纍纍然循環無端若傾夜光玉斗中其聲不可量於是道人異之呼為鐵友同指而笑曰昔阮咸與若貌類而佩四絃其性蓋又緩緩於汝者乎初象山管同者交趾產也相傳宣和道君得之海南同能短長吟聲若金石道君常冠玉冠服老君服坐清暑殿上酒酣輒提携之同時時吐出胸中之奇其聲入雲杪若鸞鳴鳳嘯衆樂皆作必賴同止之同嘗誇於人曰吾以能聲得狎上上每置於齒牙間道君既仙去同默不鳴者三百年其後佚去或以為入水化為蛟既而君山老父遇之知其為宣和管同也與接之掌握閒挺然若玉琅玕老父怪之進於道人且言故道人曰吾自得大小鐵龍君於東洞庭皆洞曉音律大者非鈞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群仙不和今同雖老而狀實類鐵龍君其聲清越以長其神觀益又森爽足以伯仲大小鐵龍君為道人三友矣道人愛之無已與大小鐵龍君各制沉香室貯之三友中惟斛律

珠浮佩絃力愈盛剄毅奇怪而音吐淡暢與道人歌
調合長短高下疾徐舒慘惟道人之言是符道人無
聊不平一動於中必珠焉發之故麗澤之音洞庭之
吟瓊臺之曲無不待其宣堙鬱者客有輕千里争来
觀斛律大小鐵龍君與管同者道人對客曰大小鐵
龍蓋待命不恒出斛律正始之音居多客亦未易知
也易知者其維管同乎故同多出尊俎間與客相周
旋客有恒野王輩力吹噓之以千金購其人登天府
道人終不許曰吾異時到鈞天所帝命予制樂事諧
八音和神人以儀鳳鳥者非同則不協已既謝客挾
大小鐵龍君偕同與珠游於苕霅間今隱於五湖之
東三泖之陽其所曰雙璜云

太史公曰鐵笛道人才高尚氣節所與遊者皆鴻生
奇才世之內荏外强誇宦達者道人視之猶蟻芥如
斛律管同非特以善音律見抑以清風奇槩浮其人
焉使鐵道人有以來之雖鐵龍君猶泯泯無聞於世
況斛律耶管同耶噫龍興雲虎嘯風生氣類之感
豈直斛律管同哉

竹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竹氏名篏小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狐竹君之子曰允曰智見武王伐紂諫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救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杲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篾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能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誚夫人者無釁斯尓而善之者則無

内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黄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詛之以爲憩蹐休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耻屈身於人鉛華絲枲弗之御錐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久視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幽方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壐蠶人或謂尸解竟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爲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黃華先生傳　菊花　楊維禎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曰精者初生淂簒之孫曰煒煒煌煌緣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俾爾壽昌佐用炎皇啓於兊之方世為中黃中五數也寄旺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兊秋方也雖旺四時而必盛於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劉氏謝而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州之土為壽鄉公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落蘠者注姬公旦爾雅旦

上其名綴衣薦服於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芳藴卅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飡英子為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衛金争文價咸陽市華文有正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善記節為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干上出入宮禁后妃侍兒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玉祥真神仙食也吾不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高自標置曰予圓冠準天純色準地當贊天地開八荒壽域黃中通理

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遂入平盖山煉九華大藥時時與好事者出沽酒市中見者咸呼為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呼之潛嘗九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曰南山朝来致有佳氣耳少時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生憙曰吾得拍浮此足矣潛平生交惟兩人先生與五鬣大夫也五鬣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鬣較短長曰汝雖長遭斧戧我雖短升中

堂又以其能相殿扆曰吾茹能使饑人辟糧汝能乎曰能吾飲能使癃殘人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一出能使時王知匡氣一厌迹能使諸蟈族呑其譟而不聲汝能乎曰不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鬚亦曰吾一出能棟天子明堂一厌迹能滌歷代之文章乎能乎曰不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滑聞而笑曰九華既失而五鬚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滅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名功故無窮二三子無懷氏之蠓䖸長短小洪於是二人者相與持酒驩甚滑類然醉醉

則遺客而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生自譜其族凡一百六十三點其冒族類者曰滴金馬蘭童萬錢霞等凡六種題曰九華壽譜藏於家云

太史氏曰黄本出陸終後受封黄華之先啓土雍州實為中黄氏秦有黄石公夏黄公得辟穀法又有中黄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裔耶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訖與晉處士同逸奇乎時也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世徒以黄白術却老延年者方之又烏睹華之大道哉

麴生傳　酒　楊維禎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濡曰耳或又以其善眩㓞顔狀呼之曰卷曰是曰霧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釄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於星孕於麴母高媒師造於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於𧗿器堯祿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區區温雅允冠婚喪祭朝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湛引辟彀之術故其人宗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睟面陶出其

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默以為柔則訥者倚
之有言懦者扶之有奮始生從儀狄氏進禹時先自
筮其繇曰淂醴於泉淂祿於天實用禮節其爵世延
匇至甘言至於流淪則罔不顛生淂繇欲不徃狄強
之禹見生於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
以之亡國者廼與狄俱斥絶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
歌迨至商武丁舉傅說以生自喻而期說為糵生者
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溪池位生時伴食生者三千
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誡之不妄也商亡入周周
監商轍使正掌之太尊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
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德陷共公于楚生名稍
减退放肆市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
生群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媪武負
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群臣皆倚生宴見上至甘爭
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鍰
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
辜榷民間利豪析不遺錐慱陸侯第私藏生至京兆
吏斧闡椎鑪甖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楊

子雲家以問奇為事生將隱去矣曹操柄國以年饑
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融力争之不從君
子悼生之行禮與顚養民者迺終以權與錮敗弐生
歴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貲劉始安送錢二萬
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汰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
計鹽米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貨心實
儻盪無較計以故不問人賢鄙貴賤老穉皆獲與接
碩獨郤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其人或潛致生往者
生輙能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所取量若此惟性

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
竊卓氏至臨卭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壚頭晉阮公
籍東鄰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枱王安豐華時時過生
所借生孰臥婦側未與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法士
所羞談也今上起生青州從事上見其貌古而平中
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於今二萬五千
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
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採生
古禮生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歡伯又加爵醉

鄉公食若干戶後歸老於鄉莫知所終
太史公曰予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
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何其雅雅
耶然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伏一簞
挼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胥遁為敗軍之
將此其用善不善効也觀於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
世可知已

白咸傳　塩

楊維禎

白咸其先河內人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
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供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孫昌熾在齊東海島閒環水
以自固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修為事其家
有功者名成金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筴夷
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
力薦於侯曰齊國貧且饑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
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

君法焉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
益闢土海濱鑿井築灶盖茆比比若拂廬然使顓煉
修其中民搖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曠地沙土皆成
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
爵鹵侯封其國曰海王俾子孫食邑凡若干户鹹去
鹵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氏娼禱於灶得鹹漢青
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鹹水命日家旺火伏運
一轉實能贊國家闕乏鹹為人魯重嘗自負為席珍
與庾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鹹結為伯仲交而世未有

薦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鹹
充賦王見鹹膚玉雪星星然咲曰鹹所謂江漢濯而
秋陽暴皜皜乎不可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
濞因是以驕已則亦鹹有罪也武帝元封間鹹用齊
東郭鹹陽薦職列大司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
時維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口附鹹議得
寵幸鹹自謂遇不減鹵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鹹
在官若干年徒縻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
黨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鹹猶未罷遣又學士群議

咸失皆顛羅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去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實輸於利俄嘗見闢孟軻氏咸一志利民瀀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迺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淂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喊而無德之者庶幾鼎鼐之佐哉

氷壺先生傳　　黃鏊　　楊維禎

先生姓蘇名菹字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於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於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黃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一二千貴人鼎俎自薦曰吾用能使歲不饉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淂吾本者咼事不理貴人

斥之曰賣菜傭而譚王道乎先生喈曰吾早信相者不為監子辱乃歸斂其根葉埋甕牖下槁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宜容嘗相誓苟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太學生腹膨脝五經笥寔菜嬰五侯食客曰淳毋氏牂氏糜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跡入賓或取厭於主者忽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豢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時先生拔其族種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娟嫉之者後豪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庚氏即葅及中年令苗用代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痾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談皆有根依齒牙嚼嚼成宮商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人快曰今夕啓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送而歌曰我心兮如醒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青瓊英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於家門人圖易名先生舍冰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踈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去之爲東居蔡者加草爲蔬東漢罕有聞而蔬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有薦進楚惠王以蛭事踈去漢有名平者從華陀學方藥吐咽若蛇人以爲竒先生邁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殁謚氷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之不衰豈以祿食哉

石君世家

程文

美石爲九江方叔高作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爲漢黄石公之後黄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倶葬穀城山北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剛勇稱遇李將軍廣出伏草間匿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堅不動李將軍驚以爲神子孫散處郡國皆貞白有守漢衰吳魏強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黄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

氏夔之魚腹浦上即其地指畫三軍為八陣以石氏
為師唯名礮者得從軍礮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
攻城畧地不下輒先遣礮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
與矢氏齊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
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絶脰斷吭矢石之傷國
以滅已敵聞之懼號飛將相戒莫敢犯自後軍出礮
必在行間子孫別支碼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磯傳十
餘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餘世生礫礫生磧磧生
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為同盡得

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妄以語
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奇美珍異珠玉狗
馬音樂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隈處山澤間洎如
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即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
鬬奮不顧利害不幸遇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
惟坐指使者輒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為有礮之風
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
觀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礫礫有異使者環視
諸石無如君者奇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

上方尚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久之無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能書游諸公間過候使者使者留與語且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君狀客問石君安在時君卧帳中使者即起入引君出見客客望見驚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見石友而拜吾敢不拜石君因抵掌笑絶倒恨相見晩固請使者以石君歸特下榻奉之顧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幸善遇之日洒掃左右置圖書几硯惟恐失君意君雅不喜言笑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

不倦方叔察君靜專客至問君鄉里姓名来幾何時治何業即從旁代對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悦謂方叔知己然少戇不為聲音笑貌與世若絶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痴戲曰硜硜然小人哉又見其禿無鬚曰草庵和尚乎舉坐大笑君亦不怪也時徂徠先生礎新出山召入將以為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推君已右曰喜怒不形表裏如一鑽之彌堅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盛傳石

君名朝之賢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願見至託為歌頌以夸美之名聲籍甚有童子見君謔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痴殊不痴顧痴者乃人耳當時以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師人人思欲得君八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知之百計不能得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石氏謹世守又惟君為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奸雄耳思得仁厚長者即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方叔不盡解曰念生儒者家無所事兵法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陣論語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輒謝絕使者君亦安於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于石氏其光燭天石氏以為不祥且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生男歸妹内兌外震兌為婦震為長子在澤之上已離母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為兵戈有離象焉艮之繇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變其將不

言而知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而君生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強骨壯壽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莱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於方氏或問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果何人哉公咲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卧金華山中為黄犳乎所叱化而為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顧在此方氏聞者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濱者攻磬宻有聲居荆山者好蓄美玉居靈璧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下之樂獨見稱于夔周之時有名皷者能紀宣王中興之功至今賴以傳不朽漢有石奮石建而非其族唐有畧祖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明嘗賦詩以詠歎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縠城之後席武侯遺烈遭值聖明絶口不言兵事一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内亦有道之士哉世傳混沌為中央之帝

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相厚善後卒死儵忽之
難然非詩書所稱蓬萊之云縉紳先生猶疑之
右新安程以文爲九江方叔高作石君世家一
首而言司馬用彰作者新安程氏出周大司馬
休父之後以用也彰文也猶屈原字平而曰靈
均正則也內言方叔者即叔高也新安俞飛卿
使蜀得美石於魚腹浦上歸以遺叔高叔高愛
之見之者皆競爲文章相夸詡而以文爲作是
篇予愛其文雅馴故爲之書元至順四年二月

十日富州揭傒斯記

烏寳傳　鈍　高明

烏寳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寳厥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淂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寳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寳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寳輕薄柔黙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謂淂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淂流俗多惑之凡有謀于寳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

廣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寳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隷無不忻悅且重爲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歷輙往雖終身服役弗厭若寠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寳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寳竭誠與交田氏浸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寳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卒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卒不與寳交自寳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寳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寳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寳交苟得寳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寳焉寳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

咸謂之烏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拔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湯婆傳

陳基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氏與伊尹鼎俎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族有配金父之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術於上清童子夫婦俱衣五銖服以通於神明家為世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產桂陽山谷間往往出而効用於世日暇月煉大小方圓惟人意所欲以故皆器重之獨韔婆之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

邑故以地為氏然不可考要銀色而鉛質皤腹縮項體肥白如瓠性澹泊不嗜黍稷五味毎祁寒獨好飲熱水飲畢即屏氣默默擁衾就床蓐鰥寡老人見其温燠寡言率喜親習之家善煦嫗人足足抵之盎然如春故又號之曰脚婆云旦日開喙倒腹罄所有為人傾瀉輒見肺腑無隠惟不喜近年少人雖有度量绝口不言人過歳且夏竹夫人擅寵輒虚心退避廢處静室無幾微不滿意或有叩之者婆曰吾誓與人共歳寒彼以凉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晩節何卒不與之較其不忮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先昉見於殷周之際尚矣婆禀中和之德潔已事人能視時為進退世態炎凉不一動其心殆所謂厚施不食其報者非耶其視鴟夷徒用區區酒德見稱於楊子雲氏有間矣

墨者傳　墨　涂幾

墨者徂徠山人其始為竈下養自燬其身以涎於人人淂之滌以香涤印以圖象使形質完好精液内結服豹文衣良錦時其燥濕然後獻於玄宗玄宗時居蓬莱宮撫之曰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者命與中山毛穎弘農陶泓會稽楮知白游四人者退相善進相讓也每次召墨不為先與泓研磨出肺腑久乃付毛穎上命楮生出施行之以為常墨氏薰鄉澤發光彩青若翠羽黝若鬒漆雅可上意上甚説命學士張

說封為松滋侯制曰墨氏汝善事余以敷誥命於天下鏗然而良幽然而光沉默玄靜內閟文彩有益於朕將沒身為之是誠人臣之大節貞士之上德昭錫寵命以光斯文可特封松滋侯餘如故墨既被用久身益眇小不任使一日上視其衣有煤涴處因輒怒曰翟子鄉謂磨不磷涅不緇固如是耶斥伐以他族墨亦優游壽終帝思其人匣其遺冠眇然如新不棄也小臣及請迺許有偽為墨氏之族者其道不顯獨行民間村校書喜涴之游視其容厭如輒可辨

贊曰墨氏之道其始出大禹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訖聲教於四海秦滅典籍諸子散處墨世守其術至唐乃益顯被知遇非楊子雲所謂守玄者耶何道之穀也偽墨氏不能誠其內徒澤其外以求人之售於已售不可得卒以詐顯碔砆亂玉稂莠賊穀於偽氏予何誅

孔方傳　錢　涂幾

孔方者不知何許人隱居銅山有仙術能入水火吐光景神變化善柔善剛涓陰伏陽鍛鍊粹精質形以完文彩輝炳煒如也方之先當神禹時有隨楊州來入貢者禹錫命曰水土載平食哉惟艱何辜夫人而鬻厥子余弗忍也今命汝往予濟散哉孔氏與麗水氏朱提氏及九江丈人雜行民間相協有無民用以濟禹嘉而封之其後至方始益顯太公相成王立九府圜法令民用轉移不滞命方主施行之方體函圓

方銖兩輕重多寡大小不失善稱任使意王宮外廷百司庶府廛市聚落塗巷田野無貴賤少長凡有求悉往焉無遠不至侯邦小國外暨蠻夷海島亦有時而至之者性堅確不變又善居貨以權衡天下以御人民和庶事滑稽圓轉往来終始惟所欲無不必得者非此則蔑有濟故國家庶姓兒童婦女臧獲商賈咸得而善視之謹而守之或約以繳纏惟恐其去之之亟焉太公言於王封為左藏長王若曰方汝善相冢宰制國用以穀萬邦萬邦咸穀惟爾之能今命汝長是泉府相時出入祗服休命汝尚克敬承則予汝嘉方拜手稽首曰臣敢不夙夜筦庫以共王成命故時人語曰償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方之功也周景王時患方權輕令大其體軀以行民間百姓蒙給秦漢而下位用不一方隨時而為輕重焉文帝治尚清静國家無事方家居紐綬朽絶不為飾以稱帝黄帝為學之意孝武内修宮室外窮征伐財用數匱盗賊小人有毀而薄之者非罪也帝惑之擯却不用令鹿侯服藻繢五采以代之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鹿

侯薦辟然後得行方藏民間入於蜀復為公孫述所
廢兒童謠曰黃牛白腹五方當復人竊言漢復并天
然司馬氏有國貪賄並進方特用事附
而榮登金門上玉堂幾旦暮爾不以位
兄魯褒作錢神論譏焉王衍尤惡之口
繞床曰去阿堵物自是而後方之族益
檢式或么歷缺形出入阡陌市井以貪
詐始雖競持終擯不數偏滯固澁以專
資既困且然有司終議更改不能得故

歷代為之號曰沉郎曰景和曰来子尤輕薄者曰荇
葉曰鵝眼曰綖環能入水不沉隨風而揚江左有當
百當千之題北齊有生澁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目
皆姦偽之尤擅國威以便筐篋者獨方渾朴精緻有
輪廓文章鏗然乎金聲鬱如乎葱裾歷代帝王年紀
靡不具識人一見之無遺忘者故稱五銖開元之制
為盡善生時訣乎講明者式抑方術非世測也世有
傳飛神之術者謂方以水中青蚨塗其身能往来廻
環終竟不絕無所礙以母致子以子召母唐岑文本

旦起有童子青衣入謁曰上清童子特故謁君俄頃
不見物色之得方焉噫異已繇秦漢及今數千年間
方隐顕不測或藏民間或寄城郭歴寒暑不飲食閲
其貌豐悴老少無不若者非仙道能壽若是耶世有
楮氏圖方形而用之者雖僅僅獲濟究其虚實之効
奚翅相萬哉議者以為必用方方起楮佐之毋乎是
稍奪其權焉然後百物可企而平矣盖嘗聞鄉里之
老云昔方用時携方數葷行入市胥酔飽而後返今
楮生與偕嗟嗟然人甚軽賤之勺水濡渇不可望得
矣夫民也安得而不困乎朝廷有事羣叛吏理未服
也識之善爾故為孔方生傳而著於其篇

元寶傳

鈔

年獻之

元寶字少金以字行白水人也本楮氏子楮氏自知白世事詩書少金始棄去事犯方為人其族皆白皙好潔少金獨墨面文身身佩數印有氣力能禍福人人有大功非少金不能轉官或罹重罪少金至即立解人間希有難得奇怪之珍少金皆能致之不然雖市井飲食微物不可得以故王公貴人至於牛醫馬圉兒童婦女自通都大邑以至窮廬僻壤絕域遐陬莫不思見少金祈識其面以其能濟人也惟廉吏迂

儒則惡之不與交雖坐是貧困家人交訕不悔也少
金早年殊精明老而昏昧衣服穿敝人亦為補完之
終不舍棄其為人愛重若此子孫遍天下皆得志於
時云

太史公曰天下之物未有盛而不衰者孔方用事時
可動鬼神人皆以兄稱之及楮氏子出猶推孔方相
與為子母後遂孤行於世孔方漸不振雖曰用係於
人其亦消長之運歟

孔方傳　錢

釋克新

孔方字子貫首山人也其系出金天氏黄帝時為童
氏黄帝命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
騎龍上天童氏遂用有名天下夏商之際童氏益振
入周為孔氏武王代商孔氏有曰泉者以神術行天
下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與焉其後子孫散處諸國
在魯者佐季氏故季氏富於周公在吴越者范蠡用
之而貲埒王者孔氏至今族號寖蕃惟方能傳其祖
神術隱首山陶冶中師事容成而名益著四方咸以

兄呼之漢高帝既平天下中外消耗思振元元而大臣有以方為言者帝甚喜乃遣使召之方乘傳車至闕下問以富國足民之道對曰頋所謂力行何如耳頗甚稱旨使典府庫以權出内文景之世方儲蓄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天子嘉其績累遷至平準令未幾人誣方盜鑄禁錮不用方為人無圭角與人交無高下雖孩稚亦與狎玩吴王濞之國上大夫鄧通寵用而方奔走濞通之門無虚日平居好聚無頼子弟為賭博之戲贏輸皆由已為有不可意者雖袒跣大呼祈為梟盧亦不肯少徇為之故往往致喧爭鬪毆人頗銜之此其所以獲罪歟先是有燕人楮寶者亦以神術顯用初方起召抵京見寶喜其術與已同驩如平生遂同舍館出入與偕而寶素輕薄不逮方之剛厚也二人意雖甚合然方遭難而寶卒無一言援之吁真市井之交哉方既罷而寶專任使權益重有僞寶名而為非軌者朝廷患之議復用方以分其權於是丞相弘羊言於天子曰孔方有功國家而其才足以任使以非罪黜不復非所以示天下之意制

可其奏召方漁平準令方起而寳權果少殺二人並
行天下人莫敢先後輕重焉朝廷凡欲建大功興大
作非二人不可以故上自天子下逮公卿大夫靡不
愛重二人者二人俱口吃不善言語惟以篤實見信
於人中外百司之事人所難言者二人全無不可雖
臺諫風憲亦常曲狥其意方尤利濟於貧窮小民故
天下聞方用而莫不稱慶廢而莫不失望盖方之術
足以動人亦天下人心之所欲也寳以昏自焚死方
亦有年高身皆土色顏面無精采告老於朝賜爵同

城子自便終於家

太史公曰孔子起陶冶中獲親任使黜而復用其遭
際豈偶然哉方雖名通神術而無他能奇解不過聚
斂而已然而天下無賢與不肖皆欣慕而愛重焉不
知其何道可怪也已

玉鸞傳

玉簫　　釋克新

玉鸞者蕭氏子也小字阿鳳按蕭氏有二派俱以音律知名其一居大夏之西曰鈞有直節黄帝時伶倫用之定律呂鈞再世孫龍賓舜作韶樂樂用告成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其一隱崑山之麓曰璞以抵鵲得名卞和屢獻之楚懷王不用遂匿德不售子貢稱其韞匵而藏求善價而沽者也其後子孫遷徙無常處惟居藍田荊山者家盛鸞藍田人也初育於石氏當秦皇帝并吞六國有天下溥海內外瑰怪

珎奇瑋異因不效職惟石氏由然不為用帝怒盡驅其黨填東海通道蓬萊閬苑以求神仙不死之術中道不行被鞭至流血石族以破鸞無所依乃脫身遊關陝關陝豪俠愛其温潤縝密廉而不劌氣如白虹以為奇寶為之語曰豈有美如鸞而長貧者乎鸞雖美姿貌然無他能鮮自以落魄關陝十餘年靡所成立發憤從宗工磨琢一旦心孔忽開於其祖音律不學而通每風清月朗碧天良夜輙一鳴焉而蛟龍為之起舞鸞鳳為之廻翔聞者莫不軒昂激越而手舞足蹈也然未嘗自鳴必待人揄揚吹噓而後始出聲脫非知音者雖王公卿士卑躬下氣萬方冀其鳴亦不肯曲狥其意而一鳴也遇知音則鳴不已君子謂其不近人情而序之鸞固自若也句吳顧瑛遇鸞吳門市邀至於家既而太史楊維禎有狄生號鐵龍者亦以音律鳴聞鸞技與己同一見喜甚遂不相舍朝夕更倡迭和如所親昆弟至今留楊氏云

太史公曰鸞之貌美矣然闕其中則洞然無有校其能則惟音律而已音律於技末也其不遭宜矣噫以

鸞之姿而所就僅爾諺曰人不可以貌取信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